



开辟摩洛哥女性之路—— 摩洛哥女性现状与里夫妇女论坛协会的基层行动(下)

作者: 陈婕, 为ROOTS撰稿

2025/10/08

看不见的双手——农业中的妇女

农业是摩洛哥经济的基石。2023年联合国数据显示,摩洛哥超过50%的劳动女性从事农业。她们这一领域扮演着不可或缺的多重角色:2024年全国人口普查显示,她们有的是小农户、有的是“家庭帮手”,有的是收入微薄的农业工人。

小农户指拥有土地的女性,以及在自己家庭的土地上耕作的女性,这些土地的所有者一般是男性农民,所以她们有时候也被划分为“家庭帮工”。这部分妇女农民参与了多个农业生产环节,包括



收割、播种、除草、施肥、灌溉、储存和脱粒 [13]，种植的主要作物有谷物、柑橘、水果、蔬菜和橄榄树等。

在农田之外，女性还承担了绝大部分的食品加工工作，例如研磨谷物、腌制果蔬、熏制鱼肉等，这些环节对于粮食安全至关重要。女性还被视为生物多样性的保护者以及保障当地人营养健康的本土植物传统知识的传承者。特别是阿马齐格(Amazigh)女性，她们通过传授知识、筛选种子以及使用传统方法保存和处理食物，对维护当地粮食安全、保护文化遗产起到关键作用。



在 Toudarte 妇女合作社里，妇女们正在为阿甘果脱壳。摩洛哥女性历来是阿甘油产业的主要参与者。供图：
IAPC

然而，尽管农村妇女的活动主要集中在农业领域(农村女性就业人口中93.6%从事农业)，但这其中很大一部分劳动是无偿的。2017年数据显示，大部分在业农村妇女都是“家庭帮工”，其中超过70%的人不获取任何报酬。早在2005年，超过68%的农村女性劳动就是无偿的，这也意味着妇女无偿劳动的情况至今未得到改善。她们的贡献关乎农业发展和农村生活，却得不到承认，也从国家的经济账上隐形了。摩洛哥高专署(HCP)曾估计，若将农村妇女的贡献完全纳入统计，摩洛哥的经济表现会大幅上升。

农业领域妇女占比更大的群体是女性农业工人，指在别人的农场或农田受雇工作的工人。这个群体遭受着法律和性别双重歧视，工资不平等、工作环境艰险且充斥着社会压力 [13]。大多数女性



农业工人没有合同和社保，对比工作环境中安全标准本已不达标的工业劳动者，她们的处境甚至还要更糟糕。妇女们要在炎炎烈日下劳作，长时间暴露在粉尘和工业肥料中，却连口罩、手套、帽子等基本防护都没有，日薪只有60到100迪拉姆不等（约合6到10欧元）。除了环境艰苦，她们还普遍承受着社会污名。女性农业工人在社区中常因与男性一同在公共场所工作而成为流言蜚语攻击的对象，被贴上贬损性的标签，她们的品行也遭受质疑 [14]。

要了解摩洛哥妇女在农业中面临的一系列挑战从何而来，我们必须更深入地探讨她们的主要掣肘——对可耕地和水资源这两项关键农业资源的掌控。

可耕地与水资源的缺乏

摩洛哥的传统继承法通常偏向男性亲属，这意味着女性很少能拥有她们自己的耕地。大多数妇女小农（指拥有土地使用权的女性）耕作的土地面积不足5公顷，且极易受到气候变化和土壤退化的影响 [9]。在整个北非地区，妇女在农业用地所有者中所占比例不到5% [12]。没有土地作为抵押，妇女就被排除在正规信贷渠道之外，无法为农场、设备或自己的企业进行投资。除了缺乏土地所有权，她们在获取其他关键资源方面也受到限制，例如技术培训、农业推广服务和新科技，因为这些资源历来都是为男性设计的 [15]。

此外，没有土地也让她们被排除在决策群体之外。在摩洛哥，灌溉用水通常由“用水户协会”（WUAs）管理。协会成员资格与土地所有权挂钩，因此女性实际上不被允许加入。这意味虽然妇女承担着为家庭取水的重任，也紧密参与到灌溉工作中，但在水资源的分配和管理上没有发言权。这进一步固化了她们作为无资质劳动者的角色，而非被赋权的农民 [13]。

同时，给予女性参与水资源管理的权利并不仅仅关乎公平。研究表明，女性作为家庭用水和小型农业用水的主要使用者，在决策过程中的意见能促成更实用、更高效的水资源分配和利用，从而确保整个社区的用水需求得到满足 [23]。

争取自主权路上的希望与挫折

面对结构性的排挤，摩洛哥农业妇女已经行动起来，通过有组织的民间活动和创建经济合作社来争取她们的土地权利和自主权，尽管这两种方式各有困难。

民间活动中最生动的例子之一是“苏拉里亚特”（Soulaliyate）运动。该运动始于21世纪初，起因是部落集体土地私有化后，土地继承权和收益权为男性保留，女性被排除在外。这一组织主要通过抗议活动和对不合理的法律条款提出质疑，要求平等的土地所有权和出售土地的补偿权。她们的活动取得过重要成果，如2013年的一项法院裁决将128公顷土地重新分配给了867名女性。然而，这些成果在实现过程中常常受到根深蒂固的父权制抵制、公共机构的恐吓以及强大的企业利益集团的阻挠，这些因素让她们无法完全获得合法权益 [20]。

除了直接的社会活动以外，组建妇女农业合作社是促进女性经济独立的另一项关键策略。自2005年以来，在“国家人类发展倡议”（INDH）等全国性项目的推动下，妇女合作社取得了令人瞩目的发展，目前女性占摩洛哥所有合作社成员的29% [21]。然而，这些组织面临着一个矛盾的局



面——成功会招致剥削。随着摩洛哥阿甘油等本土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蓬勃发展，贸易的控制权已转移到中间商和大型企业手中，许多妇女失去了对自己资源的直接控制，她们的角色从自主的拥有者沦为仅仅为微薄日薪工作的劳动力，且不享受任何社会保障 [22]。

里夫妇女论坛协会 (AFFA Rif)——创造变革的空间

为了应对这些根深蒂固的挑战，许多基层组织应运而生，“里夫妇女论坛协会”(AFFA Rif)便是其中之一。协会的工作展示了具有地方性和文化适应性的行动如何自下而上地为女性赋权，已成为一个备受关注的范例。

里夫妇女论坛协会诞生于1998年，由佐赫拉·库比亚 (Zohra Koubia) 在北部城镇胡塞马 (Al Hoceima) 创立。佐赫拉来自一个农民家庭，她的父亲不认可当地传统观念，坚信女孩应该接受教育。当时的社会氛围压抑，创立里夫妇女论坛协会被视为一项激进的举动。虽然那时的社会风气已有所进步，但在农村地区，女性出现在咖啡馆仍是“不正常”的。而佐赫拉·库比亚创立里夫妇女论坛协会，旨在打造一个安全的、专属于女性的空间，让妇女们可以聚集在一起，自由交谈，分享她们的困境，并组织起来寻求改变。这个简单的“创造空间”的行为，是漫长赋权之旅的第一步。二十七年的今天，里夫妇女论坛协会的成员们已经能够举办自己的文化沙龙，这也印证了她们所推动的变革之深刻。

协会认识到，女性赋权不能通过孤立地解决单一问题来实现。因此，该组织采取多位一体的策略，其计划和项目旨在帮助妇女同时应对经济、教育、社会、文化和环境挑战。

协会工作从满足妇女的基本需求开始，提供孕产妇服务、组织妇女健康宣传、开办扫盲课程。在此基础上，协会将其工作扩展到经济赋权领域。2005年，从它成立第一个妇女合作社开始，至今已为24个由妇女领导的杏仁、无花果、辣椒等本地农产品合作社提供支持。这些合作社以农业、食品加工和手工艺等妇女已掌握的传统知识为基础，在协会的指导下组建。协会为合作社成员提供必要的培训、技术支持和组织强化。



合作社成员参加理论培训。供图:里夫妇女论坛协会



田间实践。供图:里夫妇女论坛协会

2014年,里夫妇女论坛协会将农业生态学融入其项目中,教授可持续的耕作方法,并推动地方品种恢复。这项实践不仅仅与农业相关,更是一种文化复兴的措施。通过复兴传统耕作方式和保护当地生物多样性,协会帮助农民减少对价格高昂的外国种子的依赖,从而加强了粮食主权和阿马齐格文化认同。

同时,协会深知转变妇女观念的必要性,在农村学校利用戏剧来颂扬农村妇女和当地食物的价值,激励下一代尊重女性的贡献。这些地方性的措施在国际合作中得到进一步加强,例如与西班牙基金会CIDEAL合作的“里夫之魂”(Âme du Rif)时尚项目,邀请120名女性使用天然纤维制作传统服饰。



弥合分歧:成功与持续的挑战

里夫妇女论坛协会工作的温度在于其采取的方法具有文化敏感性。通过开设阿马齐格语扫盲班,协会让其项目触达更多妇女,同时也认可了历史上被边缘化的文化遗产。在相对保守的村庄,里夫协会灵活变通,对男女分开授课,让女性能在不直接对抗传统习俗的情况下自由参与。

协会的工作取得了实实在在的成果,24个由女性领导的合作社正是妇女经济进步的标志。**Louz Sidi Boutmim**(杏仁)和**Kenz Igna Ouano**(无花果)等合作社的组建帮助妇女提升了产品的质量和价值,为她们提供了直接获取资源和收入的渠道,并帮助她们成功融入公共领域和正规经济。此外,合作社促进了当地妇女领导力的发展,使女性在农业和手工业生产中的重要作用获得更广泛的社会认可。合作社还积极为保护和推广当地物质及非物质遗产做出贡献。所有这些成就带来了一个变革性的结果——在基于公平、可持续和社会正义原则之上的社会团结经济指导下,女性从一个不被看见的依附地位,转变为地方经济和社区生活中的核心角色。

除了农业以外,从不能自由进出咖啡馆到举办自己的文化沙龙,这一历程标志着妇女在公共领域获得能见度和主体性。这些在“杜阿尔”(douars,即村庄)组织的沙龙,遵循以社区为基础的教育模式,旨在赋予女性话语权,不仅搭建了交流和辩论的平台,也为艺术创作创造空间。它们是充满活力的创意中心,阿马齐格语戏剧和歌曲在此蓬勃发展。妇女们从日常生活中获得灵感,相聚在这里集体创作戏剧作品,并探讨与她们息息相关的问题,让她们在公共领域发出了自己的声音。每到当地节庆,如阿马齐格新年(1月13日),以及国际性纪念日,如3月8日或10月15日国际农村妇女节,妇女们都会热情地庆祝。



庆祝阿马齐格新年。供图:里夫妇女论坛协会

与此同时,里夫妇女论坛协会继续经营着它的女性咖啡馆。这个独特的场所向所有人开放,无论是当地女性、学生还是其他年轻人,促进着代际沟通和文化交流,巩固了当地妇女主导的社区活动。



然而，协会的工作也突显了基层行动在系统性障碍面前的局限性。合作社面临着市场对接困难，由于基础设施落后，成员们的销售渠道一般仅限于当地集市。社会压力依然存在，一些女性在家人的压力下被迫退出合作社。此外，当农业生态学重在长远发展的性质与农民们眼前的经济需求发生冲突时，他们可能会优先考虑快速回报。这些挑战揭示了一个关键问题——虽然基层组织可以为个人赋权，但这些新获得赋权的女性紧接着就会面临结构性障碍，这类障碍只能通过国家层面的政策和投资解决。

结论：前行之路

摩洛哥妇女的故事是在持续的不平等中争取重要进步的故事。《摩洛哥家庭法典》等国家政策和法律改革为变革创造了必要的框架，但在妇女的日常生活中，尤其是在农村地区，它们的承诺往往未能兑现。里夫妇女论坛协会的工作为弥合这一差距提供了一个强有力的模式。其成功来源于对当地文化的深刻理解、将经济、社会和文化赋权相结合的多位一体策略、以及坚持可持续的、社区主导的结构。协会证明，真正的赋权是一个文化复兴、经济自决以及创造能让女性声音被听见的、安全的公共空间的过程。

前行之路需要国家与民间社会之间的合作。政府可以修建道路、建立全国性的市场渠道、改革司法体系，但正是像里夫妇女论坛协会这样的组织，为边缘化妇女搭建了利用这些机会的“入口匝道”。只有当摩洛哥农村妇女那双“看不见的手”不但被看见、被重视，并且获得她们茁壮成长所需的结构性支持时，摩洛哥才能实现真正的包容性发展。



参考文献

1. 摩洛哥计划高专署. (2024). 《省级社会人口图集, 2024年人口与住房普查》.
2. 世界经济论坛. (2025). 《2025年全球性别差距报告》.
3. Fatima Sadiqi. (2024). 摩洛哥女性. 《牛津非洲史研究百科全书》.
4. Rabinow, P. (1989). 《法国的现代性: 社会环境的规范与形式》. 芝加哥大学出版社.
5. Fatima Sadiqi 与 Moha Ennaji. (2008). 公共空间的女性化、妇女行动主义、《家庭法》与摩洛哥的社会变迁. 《中东妇女研究杂志》.
6. 佚名. (2024年8月29日). 《改革<穆达瓦纳>: 摩洛哥为妇女权利而战》. 全球人权基金. 检索自 <https://fundhumanrights.org/stories/reforming-the-moudawana/>
7. Gal Kramarski. (2017年10月22日). 摩洛哥妇女地位与历史斗争. 高阿特拉斯基金会. 检索自 <https://highatlasfoundation.org/insights/womens-status-in-morocco-and-the-historical-struggle>
8. 人权教育协会. (2004). 《摩洛哥家庭法典(穆达瓦纳)》.
9. 摩洛哥计划高专署. (2024). 《数据中的摩洛哥女性, 2024》.
10. Moha Ennaji. (2018). 摩洛哥在教育领域缩小性别差距的经验. 《性别与妇女研究》.
11. Kolovich, L. 与 Ndoye, A. (2023). 《性别不平等对摩洛哥增长的影响》.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12. 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 (2018). 《土地权利中的性别差距》.
13. Maaroufi, T. (2007). 摩洛哥的性别与水资源: 将性别维度纳入摩洛哥水资源综合管理的主流. 收录于《将性别维度纳入水资源管理以保障粮食安全与食品安全》. 地中海国际高等农业学院.
14. Noria研究机构. (2025年3月28日). 《隐形之手: 摩洛哥女性农业工人的挣扎》. 检索自 <https://noria-research.com/mena/invisible-hands-the-struggles-of-female-agricultural-workers-in-morocco/>
15. 国际劳工组织. (2018). 《摩洛哥农村经济中青年女性的就业与赋能, 国别简报》.
16. 摩洛哥计划高专署. (2021). 《数据中的摩洛哥女性, 2021: 20年的进步》.
17. Aira Matin. (2021年6月9日). 从希望到水: 阻碍女孩实现教育梦想的壁垒. 高阿特拉斯基金会. 检索自 <https://highatlasfoundation.org/insights/from-hopes-to-water-barriers-to-girls-fulfilling-their-educational-dreams>
18. 摩洛哥计划高专署. (2019). 《针对妇女和女童的暴力行为报告——全国针对男性和女性的暴力行为调查》.
19. Lina Meskine. (2025年1月23日). 《穆达瓦纳, 摩洛哥家庭法典: 一项引发分歧的改革》. Medfeminiswiya. 检索自 <https://medfeminiswiya.net/2025/01/23/the-moudawana-moroccos-family-law-code-a-divisive-reform/?lang=en>
20. 摩洛哥ATTAC组织. 《土地权与剥夺方式: 聚焦苏拉里亚特 (Soulaliyate) 运动》. 向贫困宣战. (2020年8月14日). 检索自 <https://waronwant.org/news-analysis/soulaliyate-movement-moroccan-women-fighting-land-dispossession>
21. W. Tribak 与 S. Rguig. 摩洛哥农村女性合作社: 挑战与崩溃. 《跨学科性别研究国际期刊》. (2021年).
22. B. Montanari, M. Handaine 与 J. Id Bourrous. (2023). 阿甘油贸易与惠益分享: 摩洛哥苏斯-马塞地区农村女性的经济生存问题. 《人类生态学》.
23. Mommen, B., K. Humphries-Waa, 与 S. Gwavuya. (2017年). 瓦努阿图农村地区妇女参与水事委员会是否会影响管理和供水系统绩效? 《水线》.

本文上半部分请见:

https://www.roots-iapc.org/?g=wpc&m=index&a=single&post_id=614&lang=zh